

吕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

崔金丽

【提要】北洋女子公学的创立,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创办之始,值中国女学事业甫兴,青年女性吕碧城,不仅参与了此校的创建,而且首任学校总教习,在当时引起广泛舆论关注。目前研究者对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创建过程中担当的角色述说不一,本人通过梳理当时诸多倡办者的日记、书信以及当时的舆论报道等史料,对吕碧城参与女学创办的缘起、其他倡办者在创办中的实际工作、女学建成后吕碧城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分析,尝试全面定位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创办、建设和发展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

【关键词】吕碧城 英敛之 北洋女子公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1-0135-05

作为近代中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吕碧城才识卓荦,不仅精于诗词,且曾积极投身于中国女性的解放与教育事业,其人其事近年来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而与北洋女子公学的一段渊源尤为后人所津津乐道。^①纵览相关论说,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在吕碧城与女学的创建之关系上莫衷一是。譬如李保民于《吕碧城词笺注》一书“前言”中对此事的看法,便和刘纳于《吕碧城评传·作品选》中的表述略有不同,兹因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归纳起来大致倾向于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女学由吕碧城首先倡议兴建,既而得到众人的扶持而成功开办;2.女学为吕碧城一人之力所办;3.女学为英敛之或北洋政府袁世凯、傅增湘等人所办,吕碧城不过是协助创建者之一。而诸如此等,对于这些不同的认知倾向,我们不禁要问:在北洋女子公学的创建中,吕碧城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学界对此事为何持有不同见解?本文试图通过当事人的书信、日记以及报刊等相关的报道,回溯

北洋女子公学创办的历史,对吕碧城参与此校创办的缘起、其他倡办者在创办学校中的实际工作,以及学校建成后吕碧城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分析,尝试全面定位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创办、建设和发展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

吕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的渊源关系初始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春,也是吕碧城甫踏入社会之始。其时,寄居舅家的吕碧城与其舅署内秘书方小洲的夫人约定去天津访女学,^②

^① 据吕碧城:《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等相关资料,北洋女子公学是其正式成立后的名称,而之前则被相关当事人称之为天津女学堂或天津公立女学堂。兹因论述方便,文中统一称之为:北洋女子公学。

^②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4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吕碧城舅父严朗轩,同治末年(1874)为知州,光绪三十年(1904)任天津塘沽司库(掌管海关税收的官员)。

这一行动被其舅得知后遭到阻拦,吕碧城一气之下逃离舅家,未及携带旅费及行装,只身前往天津,向寓居《大公报》馆的方夫人“驰函畅诉”,此函遂为“该报总理英君所见,大加叹赏,亲谒。邀与方夫人同居”,^①吕碧城于此回忆中所提及的“该报总理英君”即《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吕碧城身处困境之际,英敛之对其伸出援助之手,不仅邀其于当日“二十三日(甲辰三月):……移至馆中,与方夫人同住”,且与其“灯下闲谈十二点方去”,^②此间观吕碧城昔日所作之词《满江红》,赞赏有加。而或是欣赏吕碧城的才情、叹服其勇气,并怜惜其遭际。翻阅英敛之的日记,发现自吕碧城被邀居《大公报》馆后,她的名字几乎每日于英敛之笔下出现,从为其安置行旅、购买各项生活用品到一起吃饭、散步等,英敛之对她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吕碧城是幸运的,落难之际遇到了英敛之,而英的帮助与提携则影响着吕碧城此后的人生选择,也开始了她与北洋女子公学的渊源。

也就是这段在津的经历,让吕碧城萌生了创办女学的想法。如吕碧城日后回忆:“鄙人浪迹津沽,征诸同志,将有创办女学之举,恐绵力之难济也”,因而“抒其刍论,假报纸游说于当道”。^③她的行为也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其中英敛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人。

1904年5月20日(甲辰四月初六),英敛之接到吕碧城的求助函“托代觅学堂”,原因是吕碧城的舅舅严朗轩撤职离任,若再寻不到合适学堂安身,那么吕碧城将不得不随其舅父回乡,“伊颇不愿回乡,寂寞黑暗世界也,情颇怅悒”。次日,吕碧城见英敛之,“云不日即南下,兹特辞行”。^④对吕碧城欣赏有加的英敛之此时设法挽留,并将吕碧城的这一境况及时告诉了和她诗词唱和的一些朋友,其中和吕碧城诗词唱和的诸人中,不乏社会名流和教育界人士,如傅增湘、梁士诒、严修等当时的直隶督署幕僚。严修在1904年继胡廉访之后被袁世凯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一职,^⑤而傅增湘与北洋政府属意教育事业、兴女学的政举密切相关。

北洋新政初期,具有良好的社会氛围,教

育救国的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的教育举措产生了较大影响。袁世凯于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后,对教育机构的设立及相关行政人员的委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国人在对袁世凯的论定上有着较为一致的共识,但若以事论事,袁世凯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不能说没有贡献,他曾于1903、1905年,先后两次同张之洞、赵尔巽向晚清政府奏请递减科举,停科举以广学校。他较为重视教育,认为“政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⑥在对待女子教育上,袁世凯的态度可谓开明。作为直隶督署幕僚傅增湘,是袁幕府座上客。他曾回忆到:“其间从项城回籍,……留江淮间者八月。而项城以女学事驰书数四,督促北返。”^⑦无疑,傅增湘也是参与北洋女子公学创建的关键人物。北洋政府属意于女学教育,委托傅增湘等筹办,而英敛之和傅增湘曾有密切交往,因此英敛之对北洋政府属意女子教育事业的筹划应该比较清楚。

英敛之对吕碧城不遗余力地挽留,并非仅仅因欣赏其才情见识这么简单。在吕碧城来津前,英敛之就已经满怀兴学之志,他曾流露:“予久蓄兴学之志,惟苦于师范无人,不克开办,今得此(指吕碧城),不假之便。乃奔走组织为天津公立女学堂。”^⑧这番言语出自英敛之于1905年所辑刻的《吕氏三姐妹集》之序中。如此看来,吕碧城的出现,无疑对于久怀

① 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②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18页。

③ 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④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26页。

⑤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页。

⑥ 《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6页。

⑦ 傅增湘:《藏园老人六十自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书,1931年版,第4~5页。

⑧ 英敛之:《吕氏三姐妹集》,首都图书馆藏书,1905年版,第2页。

“兴学之志”，但却“苦于师范无人”的英敛之而言，更增强了他创办女学的想法。在吕碧城5月21日向其辞行时，英敛之于是日午后便“偕内人同碧城车至傅润沅（即傅增湘）处，为碧城谋读书事”。几天后（5月24日，即农历甲辰四月初十），傅增湘到英敛之处“商女学堂事”，并告之有“多人肯出首”创办女学的消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洋政府对兴建女学的态度。对此，英敛之的反应是“先有萌芽已大佳”，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办女学实属创新之举，为稳妥起见，英敛之的顾虑不无道理，但是兴办女学的计划显然已经在筹划之中。此时，吕碧城那位思想保守的舅舅对她留津也有所妥协，同意吕碧城继续留在《大公报》馆，“严朗轩先生来谈碧城事，托予夫妇代为尽心”，^①吕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的一段渊源关系由此开始。

由上可知，吕碧城、英敛之等人都有办学兴教的想法。而北洋女子公学倡设之初，实乃由英敛之、吕碧城及傅增湘等人在特定历史条件及种种因缘巧合下的共同谋划。北洋政府的支持，无疑为女学的建立提供了浓厚的政治背景，也为女学的筹款、建立和宣传给予了较大的便利。仅就“北洋女子公学”的名称而言，就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反映了北洋政府发展女子教育事业的积极态度。

二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步履维艰。经元善于1898年在上海开设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后，全国各地又陆续有几所女学兴建，毕竟规模未备，不成气候。英敛之、吕碧城、傅增湘等人积极筹划倡设女学，可计划一旦落于实际行动则会遭遇重重阻力及困难。尽管无法呈现创建北洋女子公学的具体历程，但从当事人相关的零落记述中，还是能感受到女学创建过程中的不易和艰辛。

为了获得当局更多资金的支持，英敛之、吕碧城及傅增湘等创办者为此频繁奔走游说，“碧城去傅润沅处，偕至海关道署，晤唐少川，商学堂事”，^②诸如此等情形一连持续许久。期

间傅增湘多次“偕碧城上谒杨文敬、唐少川诸公”，^③在袁世凯与唐少川面前极力斡旋。创办女学事宜颇费周折，英敛之几乎要失去耐心，于是“代作跋海关道函，问女学堂事，究竟如何？”^④但是一切困难毕竟在克服当中，并最终获得了北洋政府和乡绅的肯定和支持。

女学创办，首先要拟定出一个详细完备的章程。英敛之是章程主要执笔者，甲辰年四月二十三日（1904年6月6日）在自己的日记里如是写道：“早起如常，写女学开创章程”，二十四日“至方药雨处，将章程交伊。”此后，一连数日，英敛之、吕碧城、傅增湘、方药雨等其他参与创办者反复讨论修改，开创章程关乎到学堂的方方面面，毕竟众口难调，要达成一致谈何容易，直至七月十五日方于“午后同碧城商订宣布章程”。作为女学章程的执笔者，英敛之可谓竭尽心力。对此，他深有感受：“他人因皆裹足，而予益复着忙矣。……予才绵力短，虽此等平常创置，亦颇觉其困矣！”其实，当日傅增湘等人就女学事同其商议并表示肯出首时，“予告之不必太急”一语已流露出他对女学堂创建过程的复杂及艰辛的预料。

除了诸如上述不辞辛劳地争取当局的支持及募集开办资金、制定学堂章程诸种外，此后在教务执掌、教员聘任、选择校舍、招募教习、生源及学堂管理等问题上，也是一波三折，不过在傅增湘、英敛之、吕碧城以及其他诸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困难与阻力也都一一解决。吕碧城作为主要创办者中惟一的女性，在北洋女子公学开办后，执掌总教习一职，这也由此揭开了吕碧城参与北洋女子公学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北洋女子公学的建立，为当时教育界一大

①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27～832页。

②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47页。

③ 傅增湘：《藏园老人六十自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书，1931年版，第4～5页。

④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854页。

盛事,各个报刊杂志,纷纷撰稿报道,赞誉之声不绝。就报道的内容来看,主要围绕此校是以吕碧城倡办为核心进行宣传。舆论的大力报道,加重了吕碧城在倡办北洋女子公学中的地位和声望,但无疑也掩盖了其他参与者在学校创办过程中的努力和功绩,甚至造成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北洋女子公学由吕碧城独倡的误解。

三

1904年前后的中国,创建女学尚属前端之举,^①尤其是在京津一带,女界较为沉寂。“其时,京津一带虽有私立女学二三,皆家属制度”,^②如成立于此前的河东女学堂,是“河东志士毛绍权、张少辅、张寿山、赵绍颜诸君联合同志”合力所办,所收学生则为他们的子女,“至于教课诸公,俱系女学生父兄躬任……经费即由诸公自备,亦不捐斂”。^③北洋女子公学于此时的创办堪称开时代风气之先,“若拔帑备案就地区为公众谋者,实以此校为嚆矢焉”。^④

当时各报刊对北京女子公学的创建争相报道,报道的内容主要围绕吕碧城倡办女学为核心。1904年10月3号(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报》事件一栏全文刊登了《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共26条,第一、二两条是学堂对自身性质的界定:“为官绅合办”以及“以开导女子普通知识、培植后来师范溥及教育为宗旨”。其余24条则从教职人员的选定、学堂收支杂务的料理、学生录取、学科分设以及学期的时长划分等相关规定到学生膳食费用的收取、贫困生的免费声明以及对外来人员访问学堂的程序安排等,可谓详细、周全与缜密。简章的末尾交待了学堂的创办人及开学日期:“吕碧城女士倡办天津女学堂,径各大宪及官绅等捐助款项,襄此善举……定于九月十五日开学,兹先将简明章程登报,以供众览”,简章署名为“创始经理人:日日新闻社方药雨、大公报馆英敛之同启”。^⑤

作为京津地区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对北洋女子公学创办简章的全文登载颇为引人注目。翻检此时期的报道,就会发现自1904年5月以后,对各地女权运动及新学的关注突然增多,

若考虑到女学主要创办人英敛之、吕碧城与《大公报》的关系,这似乎是为北洋女子公学的亮相而做的铺垫与准备。或基于其时社会风气的保守、学堂属性及生源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报道强调“吕碧城女士倡办天津女学堂”,但也不排除以女性“倡办”来扩大社会影响的可能。当然,《大公报》对于学堂的创办,具有得天独厚的报道便利,这为关注此事的其他报刊提供了方便。

1904年11月7日(甲辰十月初一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举行开学庆典,《大公报》于开学次日对此次典礼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昨日下午两点钟,由总教习吕碧城女士率同女学生三十人行谒孔子礼”,文中接着交待了主要的观礼嘉宾,有驻津日本领事馆的人员,有美国某夫人,此外大都是地方名流绅要。

从《大公报》、《女子世界》、《东方杂志》等各地报刊对北洋女子公学创建的报道上,可以看出舆论尤其强调“女士倡办”,加之吕碧城首任公学总教习的显赫的头衔,使得她一度成为北洋女子公学创办过程中令人瞩目的焦点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他倡办者在学校创建过程中的功绩。

翻检英敛之、吕碧城、傅增湘几位当事者有关女学创建的记述,发现其详略倾向也各有不同。吕碧城日后的回忆中明显隐去了自己当日为“探访女学”离家赴津到“将有创办女学之举,恐绵力之难济也,抒其刍论……”其间的一些情形,并淡化了“诸同志”活动的身影。另一位主事者傅增湘的回忆:“先是旅津遇旌德吕碧城,喜其才赡学博,高轶时辈。因约英敛之、卢木斋、姚石泉等倡设女学”等稍微具体,^⑥而英敛之的日记中关于学校创建的记述如

① 参见丁致聘编:《民国丛书·中国近七十年教育记事》,上海书店1989年版。

② 吕碧城:《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刘纳编著:《吕碧城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③ 《女学将兴》,《大公报》1904年10月3日。

④ 吕碧城:《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刘纳编著:《吕碧城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⑤ 《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大公报》1904年10月3日。

⑥ 傅增湘:《藏园老人六十自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书,1931年版,第4~5页。

倡设女学的提议、创办过程中人员交际、关系疏通、资金筹款、人员配置、公学的性质及章程制定，甚至制定公学章程时几位创办者之间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共事者又未必与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为不快者久之”诸如此等则更为详细。^①

几位创办者述及北洋女子公学建立过程的文字虽详略各异，但是均能发现他们积极倡办的热忱。不过，女学创建过程中几位倡建者彼此间也隐生一些矛盾，英敛之甚至一度萌生退意，虽在傅增湘的劝说下没有辞出，但分歧既已产生便很难消弭。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后不久，吕碧城、英敛之、傅增湘等主事者之间的种种矛盾纠缠逐渐明显，直至此后英敛之和吕碧城关系破裂，个中缘由让当事者在提及此事时，难免会遮隐或淡化其中的一些情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创办女学绝非易事。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北洋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英敛之、傅增湘、方药雨等人的奔走游说，如果没有吕碧城恰逢其时，如果没有上述诸位的精心筹划、共同努力，也就没有北洋女子公学的建立。

而作为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从1904年11月7日学校成立直至1912年停办，吕碧城在此执掌期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她的努力下，北洋女子公学由创建伊始的“規制科目尚

多未备”，发展到“众誉翕然，生徒进步駸駸，由是来者日众”的良好状态。^②甚至在女学成立两年后的1906年，《中国新女界》杂志还刊登了一地方女学负责人到此校的“取经”日记：“悟其教授吕碧城、吕惠如二君，见其生徒所绘本国画颇客观。国文亦佳……二吕故负时望，名下固无虚席也”，^③由此可见北洋女子公学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吕碧城可谓躬行女子教育事业的女性先驱者之一，为20世纪初期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12届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光

①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947页。

② 吕碧城：《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刘纳编著：《吕碧城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③ 《山东第一公立女学堂校长昆明萧国英女士调查天津女学日记》，《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之二·中国新女界》，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462页。

Lv Bicheng and the Beiyang Women's College

Cui Jinli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iyang Women's college has a prominent influence on women's education of modern China. It was founded in the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career rising. The young women, Lv Bicheng not only participat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is college, but served as the first school president. This event caused widespread public attention among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s still have no unified views about the role played by Lv Bicheng in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college. By combing many participants' diaries, letters, public opin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that Lv Bicheng participat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female college, the efforts of other participants, Lv Bicheng's contribu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lle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college, and other issues, in order to overall position Lv Bicheng in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iyang Women's College.

Key words: Lv Bicheng; Ying Lianzhi; Beiyang Women's College